

由“妇持门户”看南北朝妇女之地位 ——以《颜氏家训·治家》为中心

申欢欢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论及邺下“妇持门户”之风,其“邺下”实指代北齐全境。东晋南朝妇女并非《治家》所论“略无交游”,事实上,其好妒之风盛行,社交活动自由。但与北朝相比,南朝妇女地位较低。“妇持门户”之风是指北齐妇女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强势,她们除了在家中主持内事,对外也独挡一面,甚至还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是因为鲜卑族部落的解体、社会的封建化以及社会风俗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即鲜卑族风俗的深远影响使然。

关键词 颜氏家训 邺下 北朝 妇女地位 妇持门户

中图分类号 K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10(2009)05-0057-03

作者简介 申欢欢(1983-),女,河北邯郸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1《治家》篇有: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1]48-49}

“邺下”,又称“邺”,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此建都。史籍中所见又称“邺城”^①、“邺都”^②、“邺京”^③等。论者多以为是指邺城,或者说是以邺城为核心,包括邺、临漳、成安三县的北齐京城。^[2]但《颜氏家训·治家》篇先是将“江东”、“邺下”并提,后又将“南间”、“河北”并举,先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后说“河北人事,多由内政”,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邺下”与“河北”是同义的。也就是说,此篇所说的“邺下”并非单指当时北齐的都城邺,而实际是指代北齐全境,我们不当对此

作狭义的理解。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中所说的“妇持门户”,是指北齐妇女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强势,不仅在家庭中主持内事,对外也独挡一面的社会风气。北朝妇女在家庭关系中地位较高,她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不是无条件地服从丈夫。

周一良曾撰文推测,邺下“妇持门户”是当地工商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的结果。^[3]孙继民也从城市商业文化角度考察了邺下种种社会风俗。^[4]说“好讼”之风与此有关,或为事实,但若把“妇持门户”之风一定与商业文化拉扯上,就难免有些牵强了。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城市的繁荣程度是绝对赶不上两汉的。可即使汉代最发达的城市长安或洛阳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联系到前面所说,此处的“邺下”实代指北齐一境,以上说法就更有问题了。我们知道,南朝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北方,但在颜之推眼里,江东妇女却是恪守妇道的典范。

颜之推将北齐“妇持门户”、“多由内政”的原因归结为恒、代之遗风。这里对“恒、代”的理解,明清时期

收稿日期:2009-04-12

①《周书》卷8《静帝纪》:“庚午,韦孝宽破尉迟迥于邺城,迥自杀,相州平。”《北齐书》卷1《神武纪》:“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邺城,据之。”

②《北齐书》卷8《后主纪》:“爰自邺都及诸州郡,所在征税,百端俱起。”《北齐书》卷32《王琳传》:“琳寻与庄同降邺都”等。

③《北齐书》卷18《司马子如传》:“隆之劳其志力,经始邺京,又并是潜德僚寮,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北齐书》卷45《文苑传》:“邺京之下,烟霏雾集”等。

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阎若璩《潜邱札记》：“有以恒、代之遗风问者，余曰：拓跋魏都平城县，县在今大同府治东五里，故址犹存，县属代郡，郡属恒州，所云恒、代之遗风，谓是魏氏之旧俗耳。”阎氏认为“恒、代”是指北魏前期的都城平城，所谓“恒、代之遗风”，其实说的是鲜卑旧俗。但张伯行《小学集解》却另有一番解释，他以为所谓邺下之风，“由燕太子丹欲报秦，以宫女结士，余风未殄故耳”。这种解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邺，秦时属邯郸郡，两汉魏晋属冀州魏郡，从未划为恒、代范围。六国时期，燕都蓟，在历史上就从未与恒、代发生过什么关系。所以王利器批评张氏说：“燕自燕，恒、代自恒、代，未可混为一谈。”^①张伯行此语，意谓邺地“妇持门户”与旧俗有关。赵地旧俗，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谓：“丈夫相聚游戏，……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又云：“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袖，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是说六国时期的赵地，女子汲汲于容饰，以入主后宫、受帝王荣宠为幸事。实际上到了汉代，这种风俗依然如此。^②深得汉武帝宠幸的赵飞燕，就是赵地女子的典型代表。看来“妇持门户”之风，与本地这种旧俗显然没有什么关系。《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说：“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燕丹遗风”是指燕地男子彪悍率真、重义轻色的风气。这里虽然也提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的事，但和“妇持门户”、“多由内政”还有很大差别。阎若璩说恒代指平城，我们还可以找到文献上的例证。《魏书·成淹传》载：“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恒代”与“京邑”对举，显然是指北魏前期都城——平城而言。当然，颜之推本篇所说的“恒代遗风”，与其所说“邺下风俗”一样，也非指平城一地而言，实际上代指的是北魏旧风。

北齐或者说北朝，妇女地位较高，可以从鲜卑族部落解体、社会封建化的过程去考虑。北朝时期，统治黄河流域的主体民族是鲜卑族。鲜卑在公元3世纪时，尚处于原始部落阶段。《后汉书·乌桓列传》记载乌桓人“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说明当时乌桓人母系族类仍有重要影响，其婚俗“婿随妻还家……为妻家仆役”是母系社

会“从妻居”的遗风。在其民族生活中，“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显然，乌桓妇女并非男子附属。鲜卑的风俗也是如此。进入中原之后，鲜卑部落迅速解体，走上了封建化的进程。社会风俗的转变是需要一个很长时期的，鲜卑族的游牧遗风不可能一时扫除。整个北朝甚至到以后的隋唐，鲜卑族的妇女无论在两性关系、对外社交上都有着重要地位。

“妇持门户”在两性关系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北朝好妒之风远胜于江东。史载：“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③《北史》中也载有其具体例子，如北朝长孙承业“累官至太师，录尚书事，封上党王”，其妻罗氏“年大承业十余岁，酷妒忌，承业雅相敬爱，无姬妾”^④。卷22。“孝文时言于近臣，称妇女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宣武高后悍忌，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⑤卷13。这些都不是特例。《魏书·齐郡王简传》：“妻常氏……性干综家事，颇节断简酒，乃至盗窃，求乞婢侍，卒不能禁。”《魏书·北海王详传》：“详又蒸于安定王嬖妃高氏……(详)母大怒，……又杖其妃刘氏数十，云：‘新妇大家女，门户匹敌，何所畏也，而不检校夫婿。妇人皆妒，独不妒也！’刘笑而受罚，卒无所言。”“妇人皆妒”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不妒反而成了特例^⑥。难怪东魏孝静帝时，元孝友上表说：“将相多尚公主，王侯多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⑦这不是什么“幸逢今世”，而是长期以来鲜卑族的社会风俗使然。

《颜氏家训·治家》篇所举“河北人事，多由内政”，具体有妇女“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等种种现象。遗憾的是，于文献中所见例证有限。《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条记：“准财里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良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这又充分反映了北朝妇女“持门户”的地位并不会因丈夫的死亡而削弱。《魏书·河南王曜传附平原子鉴传》载元和妻曹氏“干乱政事”，卷52《赵逸列传附从玄孙令胜传》说：“令胜宠惑妾潘，离弃其妻羊氏。夫妻相讼，迭发阴私，丑秽之事，彰于朝野。”但北朝妇女社会交游之广，出入社会场合之多确是事实。冯太后延兴二年(公元472年)曾下诏：“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⑧卷7。显

①以上所引阎氏、张氏的说法，皆见《颜氏家训集解》，第50页。

②班固《汉书·地理志》谓赵、中山地“女子弹弦跕屣，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与《史记》记载相同。

③当然“不妒”的例子，上举安定王嬖妃高氏之外，有名的还有周宣帝杨皇后。周宣帝并立五后，固然是其荒淫无耻之举，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杨氏“性柔婉，不妒忌”的结果。

然,在此之前,妇女参加这类祭典是正常行为。祭孔本身是一种汉化活动,鲜卑却按照自己的风俗“妇女合祭”,“以祈非望之福”,就难怪会招致儒学高士的严厉批评了。^①大概至此之后,妇女参加国家大型祭祀的行为被禁止了。而一般的社会场合,妇女还是可以随意露面的。《北齐书·文宣纪》载高欢在城东马射,“敕京师妇女悉赴观,不赴者罪以军法,七日乃止”。这显然也是建立在当时妇女喜好各种热闹场合的社会心理上。

北朝妇女深受鲜卑族风俗浸染,思想里具有强烈的母权意识,在社会政治上,她们也积极参与。北朝妇女参与政治的事例,北魏前期可以举常太后、冯太后等人。这些太后干政的情况与东汉有些类似。但《隋书·礼仪志二》载北齐祭祖庙,“始以皇后预祭”,北周“亦以皇后预祭,其仪与后齐同”。这在汉族政权中,是不可思议的事。《贞观政要》说“北狄风俗,多由内政”^{[7]卷9}。除去歧视少数民族的色彩,与颜之推《治家》篇所述主旨是一样的。而前朝隋文帝因独孤皇后厌恶杨勇,废太子另立杨广,最终导致政权覆亡,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总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前代以来,有很大的提高。她们对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积极

参与,都表现出了南北朝妇女更大的自由和开放。南北朝妇女并非《颜氏家训·治家》中所言“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她们对外也有自由的社交活动,而北朝妇女由于深受鲜卑旧风影响,除了在家庭中“持门户”,对外也“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甚至还参与政治活动,较南朝妇女来说,她们的社会地位更高。这体现了南北朝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不平衡性。

参考文献:

- [1]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孙继民.邺下“俗薄”的商业文化性质[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2):95-98.
- [3]周一良.读《邺中记》[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4):102-110.
-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7]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3.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on Perspective of "Female Dominating the Family" Ethos

——Centered around *Yan's Family Instruction, Household Management*

SHEN Huan-hua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his *Yan's Family Instruction, on Household Management*, Yan Zhitui talked about the "Female Dominating the Family" ethos in Yexia which refers to the whole area of North Qi Kingdom. Women in Dong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ere not of little traveling and communicating as described in *Yan's Family Instruction, on Household Management*. In fact, they are under prevailing envious customs and had freedom of social association. But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men in Southern Dynasty was a littl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women in Northern Dynasty. "Female Dominating the Family" ethos means women of North Qi Kingdom have the dominant force between the two sexes. They not only presided over the domestic business, but also were capable in handling with exterior things, sometimes even taking part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society. When the Xianbei tribe began to disintegrate, both the feudaliz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change of social customs needed a gradual course. And this resulted in such an ethos which showed the Xianbei ethnic's great influence.

Key words: Yan's Family Instruction; Yexia; Northern Dynasty; women's social status; women dominating the family

^①《魏书》卷48《高允传》载高允之语:“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噪,罔有仪式。”